

主编 / 刘海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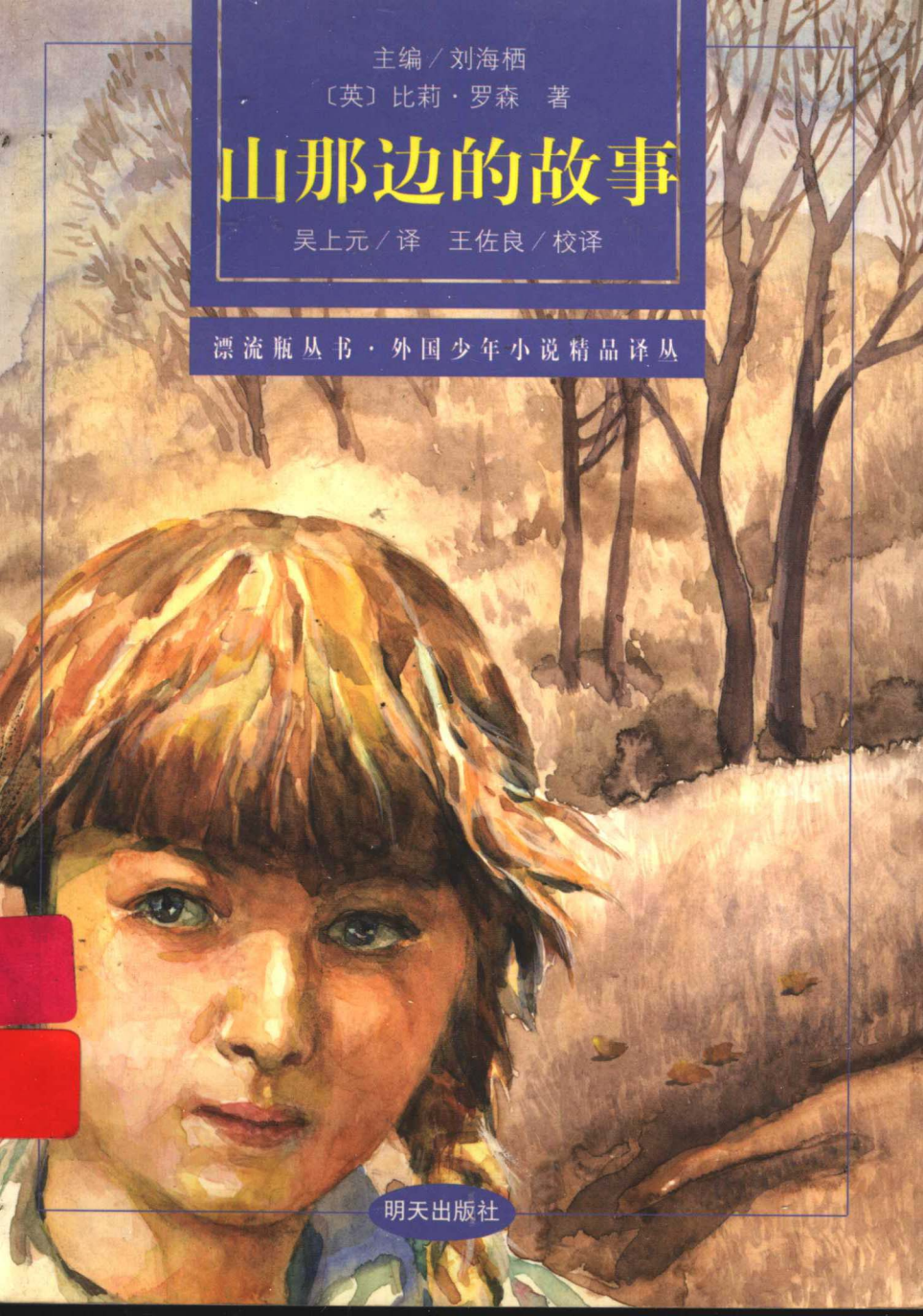
〔英〕比莉·罗森 著

山那边的故事

吴上元 / 译 王佐良 / 校译

漂流瓶丛书 · 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

明天出版社



主编 / 刘海栖

〔英〕比莉·罗森 著

山那边的故事

吴上元 / 译 王佐良 / 校译

漂流瓶丛书·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那边的故事/(英)罗森著;吴上元译. — 济南:明天出版社, 1999.9

(漂流瓶丛书·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/刘海栖主编)

ISBN 7-5332-3058-2

I. 山… II. ①罗… ②吴… III. 儿童文学-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7916 号

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·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

书 名 山那边的故事

著 者 [英]比莉·罗森

译 者 吴上元

校 译 王佐良

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电 话 (0531) 2060055-4706

发行者 新华书店

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地 址 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×1092mm32 开

印 张 8.125

千 字 127

ISBN 7-5332-3058-2/1·754

定 价 10.00 元

Copyright © by Billi Rosen 1990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imited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9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《漂流瓶丛书》旨在向少年儿童读者推介世界各国近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。明天出版社会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遴选，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授权，于是有了这套奉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朋友的精美礼物。

《漂流瓶丛书》包括《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童话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科幻小说精品译丛》等系列。我们将随时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动态，及时把那些思想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选入丛书当中。

引 子

我把手放在蓝色的门上，推了一下，两扇大门敞开了，我走进院子。一切就像我所预料的：哈拉姨妈正弯着腰在看她的花；阿奇还躺在床上，躲避着透过他上方的墨绿色葡萄架射来的热辣辣的阳光；马柯正转着眼珠在花园里到处寻找吃的东西；外祖母就在门口；保罗蹲在屋门口的最下面一层台阶上，双手托着脸，期待着今天会发生什么事；可妈妈……妈妈苍白的脸色，还有她那身暗淡的衣服，和周围那艳丽的色彩显得很是不协调。

我张开双臂大声说：“我回来啦！外婆，马柯，哈拉姨妈，保罗，妈妈，我回来啦！”他们很不情愿地慢慢抬起头来，用茫然无神的眼睛看着我——就像

盲人看人时的样子。我突然感到一阵害怕，我向他们走过去。他们还是那样盯着我，仿佛我是个幽灵，是个影子，是个无形的或者虚幻的东西。忽然，他们全都转身走进了屋子。只有外祖母在门口停留了片刻，她皱着眉头打量着院子。每当她竭力回忆某些想不起来的事情时，她总是这个样子。不一会儿她也走进屋子，随手关上了门。这时候，我醒了，睁开眼睛尖叫起来。爸爸跑进房间，用双臂搂住我，我也抱住他，不停地喊着：“他们不认识我，他们不认识我……”爸爸摇晃着我，说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宝贝儿，别自寻烦恼。这不过是个梦，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梦。”

第一章

我一夜都没睡着。我在床上翻来滚去，直到把个床弄得像个战场似的。到六点钟的时候，我想好了所有能想到的事情，从床上爬起来，到爸爸的房间里去梳头编辫子。

“早上好，小天使。”爸爸微笑着说，“这是个重要的日子，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你早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再说一遍好吗？”

“早上好。”

“我看，还是把头发弄得简单点儿好。把梳子给我。”

我反手从肩上把梳子递给他。爸爸把我的头发拢

到脑后，分成两股，然后开始编第一根辫子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可是个好日子。”他又想安慰我，“别着急，宝贝儿。梅小姐说，她认为你跟上班是没问题的。”

“为什么我不能继续跟她学习呢？”（梅小姐是整个夏天里教我学瑞典语的老师）

“瑞典教育部不同意，就这么回事儿。”他把扎好的辫子拉直，然后开始编第二根辫子。

“也许他们可以叫我去，可他们没法叫我学。”我故意说。

“年轻的时候，谁不重视学习……”爸爸嘀咕着说。

“别说了，”我怒气冲冲地说，“我不愿听。”

“好吧，或许是这件事太沉重了，不过这样说你觉得怎么样：再聪明的女孩也不应该为多学习一点东西而感到羞耻……”

“发明这句话的人准是个老古董。”我回击说。

“其实，说这话的是《安提戈涅》里的索福克勒斯，这本书和你同名。知道这个故事吗？”

“外婆给我讲过一次，不就这么个故事嘛。”

爸爸为第二根辫子绕上橡皮筋，又和第一根辫子比较了一下，让两根辫子长短一致，然后说：“谁知道啊，也许有一天你在新的学校里会这样想呢。”

“我敢打赌，他们在这里甚至没听说过这句话。”
我自以为是地回答。

“无论是索福克勒斯，还是学习——都是没有国界的。”爸爸严厉地说。

第二章

我们到学校时，学校的孩子们正在集合。一位女士到校门口来迎接我们。她穿一袭红色的衣服，抹着颜色相配的口红，梳着一头像棉花糖似的蓬松的头发。爸爸和她互相报以微笑，然后爸爸说：“安迪，这是社会服务部儿童处的玛丽安娜·麦特松小姐，是她帮我让你来到了瑞典，她是来接你去新学校上学的。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我直愣愣地看着她。她是我见过的最像天使的女人，真让我吃惊得气都喘不过来。她先和我握了手，然后又同爸爸握了手，爸爸却拉着她的手不放，好像那只手是他的。他们像老朋友那样轻松随便。噢，爸爸慢慢地总算把她

的手放开了，可是接下来她做的事却很奇怪。她弯下腰来，亲了我一下，这对我来说没什么，只是在脸颊上留下了一个红色的污迹。不过，她很快就用她那块纤尘不染的小手绢把那个污迹擦掉了。她那样做好像完全是为了让爸爸高兴。

现在我们算是认识了，玛丽安娜小姐让我们跟着她，她和爸爸都摆动着手臂，步履轻快地走着。玛丽安娜小姐的鞋后跟咯噔咯噔地磕着地面的石头。他们两个走着的时候，手指头勾在一起，有一两次，爸爸甚至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。我看得出来，玛丽安娜小姐对此一点儿也不介意。要不是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举动，我说不定就喜欢上她了。可这会儿，我却紧紧地盯着她，心里在告诉自己，这样做就是喜欢上了一个天使。

我们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进了一个大得像教堂一样的大厅，大厅里被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挤得满满的，所有的座位上都已经坐满了人。我正要问爸爸我是不是就坐在地板上，一个穿一身漂亮的灰西装的高个子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他有一头白发，一双敏锐的蓝眼睛，戴着一副圆眼镜，这使他看起来有一点点像猫头鹰。玛丽安娜小姐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他和爸爸握了握手，然后向我转过身来。我们互相看了有一分钟，然后他说：“我叫鲍奇，是你的班主任。”我学

着瑞典女孩子的样子向他行了礼，然后说：“我叫安迪，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。”鲍奇先生两只脚踏了两下，他的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。他闪动着那双像猫头鹰一样的眼睛说：“我也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，孩子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我们走吧，去看看班里其他的孩子。”

我们从一排又一排的座位边上走过。我的新老师告诉我，学校里还有另一个外国女孩儿，她叫贝拉，来自土耳其。她在这儿已是第二年了，听说她在这儿适应得不错。我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，但是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这个贝拉的情况怎么样，开始在一个新学校里上学，总有一大堆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等着她。

第三章

我想坐在全班的最后一排，可鲍奇先生对我说，第一排的课桌后面有两个空位子，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坐其中的一个。我心里想，也许那样他监督我就更容易些，而用不着走过整个教室了。他这样热心地帮助我，我是不能推辞的，可谁也不愿意坐在老师的眼皮底下，即使是像鲍奇先生一样和蔼可亲的老师。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，可鲍奇先生却说，他认为情况不会总是这样，每个新学年都有单打一的，他不知道今年为什么要有例外。我希望他说的都是对的，可我还是觉得，整个学期都自个儿坐，我会变成一个十足的大傻瓜的。

教室里安定下来，鲍奇先生点了点人数，然后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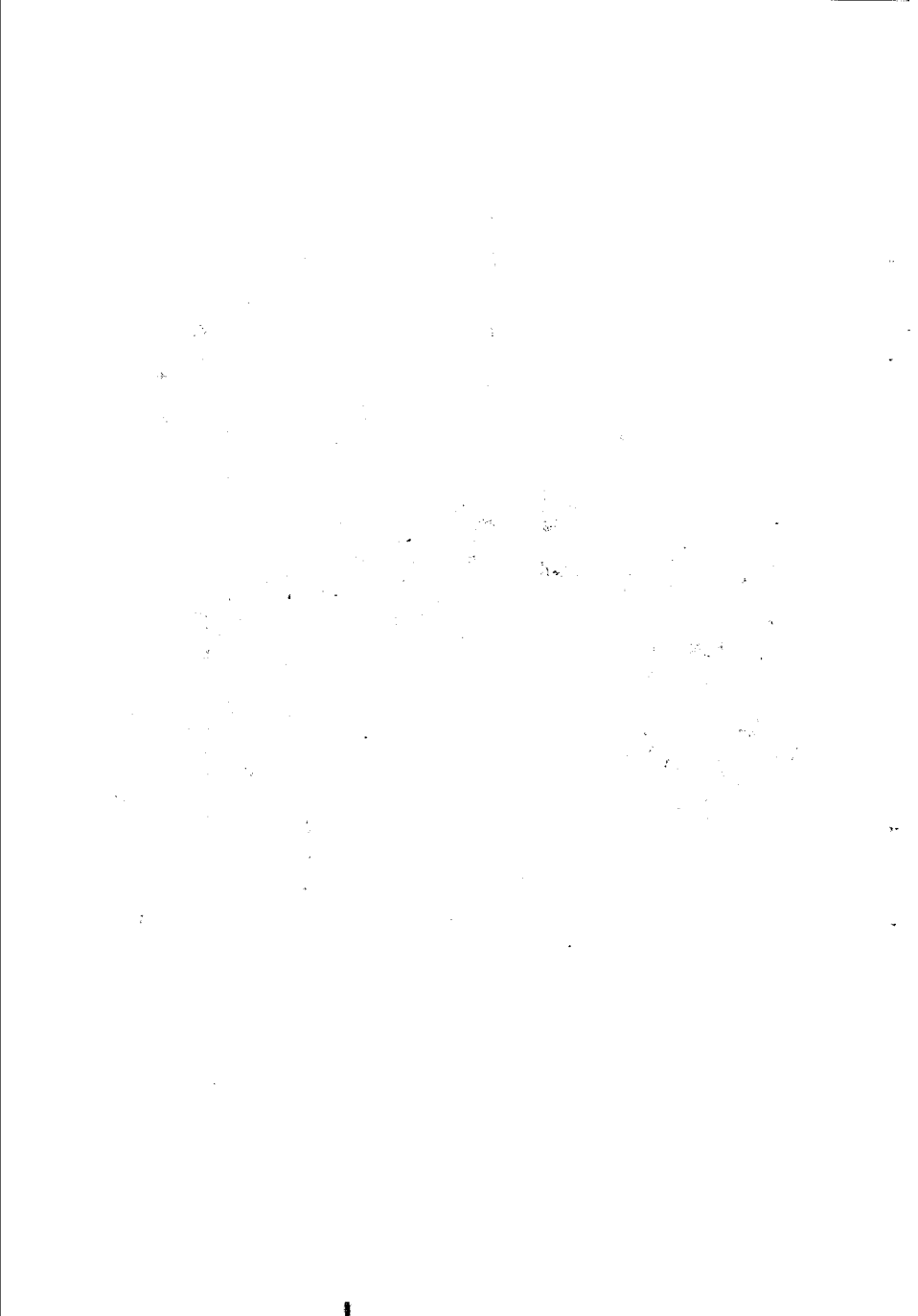
拿出花名册开始点名。当念到我的名字时，他停下了，叫我站起来，说：“孩子们，这是安提戈涅……”

“安迪……”我轻轻地说。

“……安迪。”鲍奇先生也说，“你们在过假期的时候，安迪整个夏天都要在这儿学习瑞典语。如果我们大家都帮助她，她很快就会说得跟我们一样好。你们说对吗？”

所有的人都点点头，只有一个叫斯特凡的男孩没点头。他长得又高又大，一副很自信的样子，浑身上下仿佛都写着“麻烦”两个字。他的眼睛直盯着我，仿佛恨不得要把我扫地出门，我使尽全身的力量克制住自己，没有冲过去扭住他那个难看的鼻子。我从前对付过这样的麻烦，所以，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认得出来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明天，或者后天，或者以后，鲍奇先生说过的某个人会过来坐在我旁边的空位子上，那个人也许是个很可爱的人。





第四章

她是个可爱的人。在我见过的十二岁的女孩子里，她的个头是最小的。她漂亮聪明，也很机灵，有自信心，谁也不怕，而且说话算数。她的微笑比斯德哥尔摩街道上所有的霓虹灯都要亮丽。开学一个星期以后，她像一阵风一样地卷进了教室，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叫哈丽特，她来得晚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离开家走了（她没说他们去了哪儿），她只好跟她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待在北方。在到这个学校来之前，她上过斯德哥尔摩的另一个学校。她很想念在那里认识的朋友，也希望在这里认识更多新的朋友。她非常高傲地环视了一下全班，然后就在我身边的座位上坐下了，好像这个座位是专门为她预留的。